

跟着书本去旅行

□扬州 王传珍

窗外细雨绵绵,这样的天气,做什么都显得无趣。好在,还可以读书。

说到读书,我想起疫情之前的一次出行。

去河南。这件事本来不需我去的,但是我那会正在读一本《老巴塔哥尼亚快车》。作者以一个旅行者的眼光看着车厢里挤满脸带疲惫的上班族,我好像看到在生活中奔波忙碌的自己。读这样的书,会让人想打破日常,兴起出门走走

的冲动。保罗·鲁索由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一班通勤地铁开始,横跨美国六洲,穿越秘鲁的山脉,越过国界,最后一站坐上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巴塔哥尼亚列车。这本书的开头是这样的:“对某些人来说,这班列车是通往苏利文广场,或是米尔克街,抑或终点站东方高地,但对我而言,它将

带领我前往巴塔哥尼亚。”想象一下,你跳上家门口的通勤班车,车轮滚滚,时空交错,前方就有无数的未知在等着你。这一列火车,打破日复一日的单调和平庸,带你去迎接生活无限宽广的可能。

当我一个人在开往西部的火车上读着“那火车是死寂大地上的一缕生命;人与自然陷入麻木,它是唯一得以观察的演员及场景。每当我忆及,铁路是如何向无水的荒原与野蛮部落的遗址推进……”,窗外的景色正由青绿渐渐变成黄褐色,大片的黄土坡上不见人影,偶尔可见废弃的窑洞。天地开阔,杳无人迹,我眺望窗外,不免有苍茫之感,突然一片紫色飘过来,它随着火车的飞速前移又倏忽不见,淡淡的梦幻般的粉紫,美得猝不及防。直到下一次出现才知道,那是黄土高原上孤独开放的梧桐花。

萱草花开

□南京 张景强

“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,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;把它别在你的发梢,捧在我心上。陪着你长大了再看你做新娘。如果有一天,心事去了远方,摘朵花瓣做翅膀迎着风飞扬;如果有一天,懂了忧伤,想着它就会有好梦一场……”

这是电影《你好,李焕英》主题曲《萱草花》的歌词。也就是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,我才知道,萱草花原来就是中国的母亲花。难怪近几年每到母亲节,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献给妈妈的花篮里除了康乃馨,还有几株萱草花。

之所以想起了萱草花,是因为萱草花开的时候,母亲节就到了。一次小聚,桌上都是同龄的中年男人。酒至半酣,一位老兄说快要到母亲节了,都聊聊各自的老母亲吧。

一姓杨的兄弟未语泪先流。几年前的一个暑假,他回到千里之外的乡下老家。年迈的老娘见儿子很久没有回来了,异常兴奋嘘寒问暖。当老娘问晚饭想吃什么的时候,他随口说了一句,很久没有喝家里的“菜妈糊”啦。老娘便打水淘米,烧火做饭。当老娘端着热锅从厨房出来的时候,脚底一滑,满

满一锅滚烫的“菜妈糊”,全都浇到了老娘的身上,从脖子到脚,重度烫伤。经过半年多的治疗,老娘总算痊愈。后来老父亲告诉他,他守着老娘住院那段时间,竟然是老娘最幸福的一段日子……

看到友人愧疚地潸然泪下,我好嫉妒。因为提到母亲节,真的羡慕那些母亲还健在的人呢。我的母亲是在1978年底因病去世的,40多岁。其时我在村小读初一,冬天,大雪,很冷。那时候农村的日子很苦,没有母亲的日子我觉得更苦,一天两顿饭几乎都是煮山芋。早晨五点钟起床跑五六里路到村小早读一个小时,再上一节正课,然后放学回家吃饭。而我,每次放学回家,没有母亲做好饭的香气,而是自己先钻进地窖里扒几个山芋,洗净放锅里煮了。夏天还好,冬天的水,死冷,洗山芋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,多数时候连菜都没有。吃完饭后还要喂猪,把猪打发了再去学校,十之八九迟到,好在那时候成绩还不错。知道我迟到的原因之后,老师常常摸着我的头说:无娘孩真可怜,好好学习将来跳出农门。

十年前,亚峰兄弟从东台老家一所名校辞职来南京打拼。买房后

火车穿过平原和高山,荒漠和河流,把城市和人群联结起来,把各种可能带到身边。比如,遇见一个人:像作者遇到博尔赫斯并成为忘年交;比如遇到一段风景;我在旅行结束前临时起意参观了伊河边的龙门石窟。

雨点渐密,风从没关严的窗棂潜入,带来一点凉意。我从沙发上起身,伸手在书架上抽出《胜景纪要》,随意翻开的一页正是描述龙门石窟一水两岸的场景。书中的龙门石窟,伊水中流,两岸佛光山色。我穿越时间和空间,回到古老的河边,看石佛安静,看人群喧闹。

有时候,我们读过的书很快就忘记了,似乎读书没有什么必要。其实读书的意义不在于“记得”,就如同旅行,那是一种来自“当下”的享受。正所谓:山高水长,绕室而行。

便把老家的母亲接来,准备好孝敬老人家。到南京没两天,老母亲突发脑溢血离去,他也愧疚了好多年,直到现在都没有缓过来。前年的国庆节,我们夜宿大金山。第二天早起散步,只见跟我们同龄的一陌生哥们推着轮椅,轮椅上坐着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老太太,迎着朝阳,看着那娘俩幸福的样子,我们俩相视了许久,几乎同时说出:子欲养而亲不在……

前几日,已做老总的一学生来看我,闲聊的时候,谈及生活中的禅意以及他去九华山礼佛的事,我说你有多久没有给老家的妈妈打电话了?有句话,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。他好像突然打了个激灵:老师,我明天就回老家。

“江边的萱草花,开了。”午后两点,梁兄发来短信,我立即起身。

晚自习值班,一徒弟说:“今天是母亲节,师父您是不是也很想妈妈呢?”

不知如何回复,写了如下几行:

想您时,我只能望着云,您去了,我的天空也低了;多想,爱您,哪怕只有一次;多想,您像花儿一样谢了,再开……

棒槌的声音让我记忆犹新。

如今的城市里吸纳了大批的乡下人,大家的生活条件是好了,但生活习惯却很难改变。从那位骑电动车来洗衣的人看,她正是循着习惯来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。江边洗衣没有埠头,是一条从岸边伸向水里的水泥路面。这里以前应该是通往江北的轮渡码头,才会保留下这一截路面,这也为洗衣妇们提供了天然的搓衣板。

我想起唐诗中关于捶衣的诗句。杜甫诗云:“寒衣处处催刀尺,白帝城高急暮砧”。急暮砧,指傍晚在砧板上快速捣衣时发出的响声。李白写道: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。”这声声捶打,包含了多少对亲人的爱和思念。想着想着,我的脚步不禁快了起来,这捶衣声就似鼓声,敲响在我的耳边,并且永远响在我记忆的深处。

永远的怀念

□南京 卢新宇

2019年11月21日,本是个平淡无奇的日子,我像往常一样起床,穿衣,洗漱,吃饭。在去教室上课之前,我接到远在哈尔滨上学的弟弟的电话,他告诉我爷爷走了。那一刻,时间一下子静止了。我迅速向老师请假,订了回老家的高铁票。坐在高铁上,我觉着车简直是在蠕动。

快要到老家的门口,我还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但老家的门前摆满了花圈,哀伤的音乐低婉深沉。爷爷真的离我而去了。我走进了屋子,见到奶奶,张开了双臂,深深地拥抱她。奶奶哽咽着告诉我,爷爷在住院临走之前还反问我,“难道我这次见不到孙子了吗?”没想到一语成谶。

我来到爷爷居住的屋子。一件简易的铁床,一只四方的木质柜子,一台老式电视机,一张破旧的桌子,一个装满了各种工具の木箱子,墙的四壁挂着许多老照片。这些照片中有爷爷年轻时与友人的黑白合照,也有已经泛黄了的爸爸年轻时的照片,也有我小时候呆萌的写真,甚至我小时候学拼音用的图纸还贴在靠床的那面土墙上。

自我记事起,爷爷就一直住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。这间屋子也承载了我童年的回忆。小时,我和弟弟最喜欢在爷爷的屋子里玩耍,在床上打闹,捉迷藏,躲在那个木柜子里。到了晚上,我和弟弟都争

着跟爷爷睡,因为爷爷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许多故事,让我和弟弟听得津津有味。

走出爷爷的屋子,看到外面爷爷的躺椅,我再一次潸然泪下。每次回老家,总是会看到爷爷躺在这张椅子上沐浴阳光,见到我后欠起身子,说:“孙子回来喽!”他的慈祥、喜悦、开心全部洋溢在脸上。爷爷不会像奶奶那样经常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,他把对孙子的思念和爱藏在心底。我每次回家,爷爷就会兴奋地杀鸡宰鸽子,要知道鸽子可是爷爷的心头宝贝呀,奶奶做手术,爷爷都没有舍得炖一只给奶奶滋补身体。每一次,我回家后就去拥抱爷爷,爷爷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羞涩,但我能清晰地感受到爷爷的开心。

我也记得,国庆回家,爷爷给我剪了最后一次头发。爷爷有理发技艺,他年轻的时候,村子里很多人都找他理发。爷爷看不惯我在城里剪的时尚发型,他总是要求亲自给我理发。

爷爷走得非常突然,在南京复查的时候各项指标都显示正常,癌细胞也没有扩散。原以为他能迈过手术后五年这道坎,没想到他的食管动脉突然破裂,最后因大量出血而去世。清明时节,因为疫情我未能回老家给爷爷扫墓,而怀念像抽丝,绵长不尽。

映山红花开红艳艳

□安徽舒城 乔金敏

我家的映山红开了,开得热烈、红火、吉祥。阳台上这盆映山红,是去年一个朋友送我的,但愿它像我们的情谊一样,常开常新。

睹物自然思人。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结识了陈女士。她知道我喜欢吃饺子,一有空闲便亲手包起饺子来。她一个劲儿地包,我就一个劲儿地吃。玉米、香菜、鸡蛋和肉,咸淡、油腻……都被她拿捏得恰到好处。

如果说包饺子是朋友拿手的活儿,那么她做的咸菜,一点儿不逊色。面对她用一个个精致的玻璃瓶子腌制的萝卜丁,即使是一个灰世的人,也立马生出对生活的热情。我也曾尝试着做过萝卜丁咸菜的,程序基本和她相同,不外乎是到菜市场买些白萝卜,切成小碎块,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,然后用清水淘洗一下,放少量的盐,配以韭菜、生姜等,可是我做的萝卜丁,不到一个礼拜,全上霉啦,只好扔掉。而陈女士做的萝卜丁,白白的,萝卜是萝卜;青青的,韭菜是韭菜;黄黄的,生姜是生姜;浓浓的,香味是香味……让你吃了以后方知道,什么叫真正的“色香味”俱全。

有一天,我实在忍不住问办公室的男同事:这男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,温婉如玉,善良如水,勤俭持家,一日三餐,周全安祥,与清淡的光阴缓缓同行,与喜

欢的男人慢慢变老,难道不好吗?他们笑而不答。仿佛这是婚姻的秘密,生活的秘密,但那需要解的密码掌握在谁的手里?

有人说,要拴住男人的心,先得拴住他的胃。可是能下得了厨房,也能出得了厅堂的我女友,为什么拴不住她的男人的心?

她离婚已有好几年了,我曾想帮她撮合一位,免得她孤孤单单的,她便使劲地摇了摇头那满头乌黑发亮的短发,像她的人一样抖擞着,坚强着,没有一根白发和人到中年

的忧伤。前两天,她又给我带来好吃的,但这回不是饺子,是满满两大袋刚出笼的小笼包,递到我手上时,还热乎乎的。并说:“等荠菜上市了,再给你包荠菜饺子吃……”我只有默默地站在那里,看着她渐行渐远的单薄的身影。

不就是因为我曾给她帮过一个忙吗,那也是朋友间应做的事。不至于让她如此碎碎念地要感这个情——这般云云,只能证明,一个懂得“受人点滴之恩,当涌泉相报”的人,一定是个品正心善之人。

就像我眼前的映山红一样,她那简单素朴的装着,丰盈细腻的情感,春风一吹就报之以万山红遍的坦荡无私,多么值得我精心呵护。

江边捣衣声

□江西 余春明

清晨,我照例在长江边的公园里健步走,突然耳畔传来了阵阵捶衣声。循声望去,不远处的江水域,有两位妇人在洗衣服。我很诧异,九江也算是比较发达的中等城市吧,家家都有自来水,多方便,谁愿吃这个苦?

我很纳闷,想一探究竟。正好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骑着电动车在我身边停下,她的车后座上正好挂着两桶脏衣服。她停好车,提着桶,准备朝坡下走。我说,大嫂,家里没水洗吗?她看了我一眼说,这你就不懂了,家里水池小,哪有这大江舒展。

我琢磨着女人的话,似乎觉得有道理。我的思路通了,思绪随着捶衣声走进了遥远的童年。

我家乡在离县城很远的乡下,虽说是在鄱阳湖边,但还有一段距离,女人洗衣服都是在村庄边的池塘里。而我们村靠山建房,绵延一

两里路,村前的池塘有三四口。每口池塘靠村子的一端都会用青石板砌好了几个洗衣埠。每天清晨,大姑娘小媳妇就三三两两提着装满衣服的竹篮或木桶来到池塘边,一边洗衣,一边聊天,捶衣声不绝于耳,打破了山村的寂静。

洗衣服的女人中当然也有老人,我奶奶就是其中之一。我和细叔家单独住在一起,门口有一口小池塘,我们称之为“潭”。潭边有一棵大梓树,梓树斜卧在水面。细叔倚着潭边的树根上架了跳板,跳板上放了块搓衣的大青石板。那时候生产队农活忙,母亲和婶子洗衣服都是赶早摸黑。奶奶不愿麻烦她们,自己去洗。不光洗自己的,她还会帮我洗,减轻我娘的负担。小脚的奶奶特地编了一个稻草蒲团,她老人家就是跪在蒲团上洗衣服的。她洗衣服的剪影,尤其是那捶

青石街

759

NEW SUPPLEMENT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